

这是藏在大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。阳光穿透了每一片树叶，蝉在此起彼伏地嘶叫。绿叶掩映着古老的吊脚楼，山脚有很多二层三层的新楼披着时装，整个山村青葱一片，给人一种清新的醉意。

眼前这个小山村，曾经有一个响亮的名字：书房坪！书房是一个木房子，大约建于清末，坐西朝东，孤立在高高的土台上，像一座庙。这“书房”是私塾，土地革命时期，农会在这里办活动，后来，又办私塾。再后来，它垮塌了，但在村人的心中永远留下了琅琅的读书声。

有一件事我一直不明白，我的祖父是私塾先生，我的父母为什么一字不识？祖父解释说，他教书所得只够糊自己一张嘴。是的，是新中国教了我们一家人。土改时，我们家分得了土地，政府重视教育。高兴的父亲把几个孩子叫到身边，很豪气地宣布：“我送你们去读书！”但他却设置了一个条件，每个人只能得到一宗：“要么拿毛笔，要么背锄头。”言下之意，谁想读书就不要家产，想得家产就得回来种地。他没读过书，自然说不出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大道理。我很佩服我的哥哥和姐姐们，小小年纪，竟然高瞻远瞩，都选择了“拿毛笔”。这样，除了我最大的两个姐姐和大哥，在新社会长大的两个哥哥、两个姐姐和我都上了小学，上了初中，一直读到高中，然后出来工作。

那是1960年夏天，新中国正处于建设探索期，又遇上三年自然灾害，但六峰小学却在全县突然“放了一个卫星”！我们六年级30来个同学全部考上了初中，一个都不少，而且，全县的第一、二名全被我们给拿下了！我们的校长因此参加了全省文教群英大会，当了劳动模范。回想那些年，我们生活是很苦的，成天饥肠辘辘，每月9分钱的菜钱都交不起。初中三年搞“勤工俭学”，半天种地，半天上课。只有高中三年是在比较安定的环境里认真学习读书。正当我们背负了祖辈的希望满怀憧憬向大学发起冲锋时，“文革”动乱开始了，我从县城的高中毕业班铩羽而归。

我家成了山村里回乡的第一个高中生。大家笑话我：“你读了12年书，还是回来耍牛尾巴？”学生都回乡了。我们对世事茫然不解，把书本烧了，把钢笔折了。要书有何用？要笔有何用？心怀不满的我们吧村子搞得鸡飞狗跳，“读书无用论”随之满天飞，山村里琅琅的读书声曾一度中断。

后来，我当了村支部书记。几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在一起活动：下洞村说他们村有人去日本留学了，下六峰村说他们村有人是南京大学气象系毕业，金沟村说他们有个姓彭的大学生。只有我们上六峰村找不出一个大学生。过了没多久，大学开始招生，读书的欲望有如惊蛰的虫子听到了第一声春雷。也许是“书房坪”曾经的琅琅书声召唤了我，也许是想起了六峰小学“小升初”的光辉历史，我发誓要当我们村里的第一名大学生！

改革开放这几十年，上六峰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我离开小山村时，

春夏之交时，乡间沃野上的芋头已经长得亭亭如盖了。

芋头有着倚老卖老的资本。早在《诗经》的《小雅·斯干》中便出现了“君子攸芋”这样的句子，据说这里的“芋”指的便是芋头。不管这说法靠不靠谱，至少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中的记载是真真万确的：一曰“蹲鸱”，一曰“芋魁”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中说：“大叶实根核人，故谓之芋。”诸种叫法，盖因芋的个头之大也。

幼时在麦岭岭，有个小伙伴就叫“毛芋头”，因脑袋长得又大又圆，头发则又黄又短，根根往外倒竖着，活像个大芋头。也不知是谁最先叫起，得到全村人一致拥护，越叫越响，以至于他的大名早被人们忘记。直到今天，连他的媳妇也一张嘴就是：“毛芋头——”农村人取外号之形象生动，信手拈来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初春时节，便要开始种植芋头。将床底下藏了一冬的芋子取出来，选那些出了芽的，一个一个小心地平切了底部，切面还得蘸上草灰。田里早已做好了芋沟，把这些带芽的芋子埋进土里，撒上稀松的粪肥，再盖上一层干稻草，淋点水，便大功告成，只等着小伞盖一样的嫩叶破土而出了。那时候，我常常是撒粪肥的那一个，提着粪箕，将和着草灰的猪屎捏得细碎，再均匀地撒在土里。春光明媚，鸟唱虫鸣，田野里到处膨胀着生长的气息。我欣欣然被大自然的万物陶醉，早忘了手里握着的东西里夹带了脏和臭。

其实芋头只是埋在土里的那一部分，长在地表上的茎和叶，被我们称作芋荷。我估摸这个名称的由来，是因它撑开在地面上的椭圆形叶子，像极了荷叶吧。一样的翠色，一样的光滑，就连叶面上驻留了雨水或露珠，也一样的晶莹剔透。但是你千万别被它那完美的表象给迷住，以为可以畅玩。若是把叶子弄破，汁液不小心沾到衣服上，那好了，不论是什么颜色的布料，一律印上了难看的褐色斑斑。

田间劳作的人们，渴了就去取一眼前泉水，旁边不忍心扔下锄头的人会说：“给我带点水回来啊。”用什么带呢？随手摘下一片芋荷叶，盛了水，团成一团便是一个水瓢。逢上大雨，来不及跑，摘片最大的芋荷叶，顶在头上，便成了最简陋的雨具。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发明，永远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。

芋荷是我们家乡特有的一道美味小菜。取粗大的茎，撕了表皮，晒干，切碎，放进瓦缸里腌成酸菜，炒着吃，极其开胃。但撕芋荷却是一件苦差事，被沾上芋荷



小山村的琅琅书声

□李传锋(土家族)

还有人住茅草屋、“吊楼屋”(指那些立了柱子盖了瓦，却无力装板壁的房子)，还有人缺衣少食，小学里师资缺乏，孩子们没有课外读物。我们的父辈曾经无数次向贫困发起挑战，但屡战屡败。如今，“书房坪”成了公路交叉口，路边建了很多新房，路上跑着汽车和农用车，山头上立着电讯信号塔，有人办了酒厂，有兽禽诊所，有烟草站，有几家小卖部，有修车店，有农家乐，小小的“街市”有了几分繁华。

我们在村道上走着，从前窄窄的泥水路，现在铺成了水泥路，人多的地方还安装了太阳能路灯，各家各户门前种有花草。鲜艳的凌霄花开得正旺。在家的年轻人少了，老人和小孩居多；小溪边的大柳树没有了，现出大片用薄膜覆盖的温棚；李家的那棵老核桃树没有了，种上了大片名贵的绿化苗木；老菜园的大板栗树也没有了，那里种了烟叶和药材；坪中间没有了近百亩稻田，现在改种了蔬菜；从前弯弯曲曲的流水沟，如今砌成了联网的水泥排水渠。

乡愁融化在淡淡的炊烟里，乡愁散落在弯弯的小路上，乡愁融入了响亮的蝉鸣中，像远嫁的女儿回到久别的家乡，记忆中的旧景总是和眼前的新貌交替出现。

我记得，书房坪从前是贫瘠的薄地，如今，一对夫妻经营一家小小的超市，百货齐备，还兼营生资化肥，代办电话费、收电费、换煤气、接收快递物品等。主人热情地请我们喝茶，他说，这是富硒茶。历史上，鹤峰是土司桐茶的出产地。清朝，这里就成了“宜红茶”的主产区。如今，很多地方还可以看到茶马古道。鹤峰县自2015年被纳入第二批“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”以来，县里将电商和扶贫工作科学结合、深度融合。如今，从工业品下乡到农产品进城、从卖产品到调结构、从手机下单到网购服务、从离乡外出打工挣钱到家门口创业就业……新农村为贫困群众铺就了一条无形致富路。

在小商店对面，我的小学同学盖起了一幢三层的别墅，结构和颜色显得协调而美观，房前屋后摆放着花木盆景。他们有一个独生女，是个文艺爱好者，现在小两口在宜昌发展，这个房子就是他们

找人设计，自主修建的。小学同学对我说，他女儿女婿对他们很好，每年都带他们出去旅游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都去过了，下一步计划去国外看看。

有一只矫健的鹰像一架无人机在蓝天上飞，时而发出兴奋的啸叫。听说鹰眼比望远镜还厉害。不知它是在觅食还是在搏击风云。

因为读书的孩子多，读过书的年轻人敢试敢闯，这个村成了远近闻名的“新名塾”村：村里曾经第一个安装了柴油打米机，第一个安装了广播喇叭，第一个在山顶安装了电视转播塔，第一个用上了自来水，第一个修建了小洋楼，第一个买回了小汽车，第一个买了庄稼保险，第一个在新房子里给孩子布置了书房……村里有种烟叶的老板，有种蔬菜的老板，有收购茶叶(南方人称箬叶)的老板，有种植名贵中药材的老板，有搞市镇绿化护理的老板，有做建筑的老板。每天都会有很多人参与其中的工作，种菜、栽树、扯草、施肥、搞加工。忙的时候，还得从外村找人，在家留守的妇女们、老人们不用出村，每天可以有100元以上的收入，技术工在200元以上。

有人不无骄傲地说：“我们村的伢儿会读书，在全县有点名气哩！”县城高中、恩施高中考前几名的，时常有我们六峰这边的学生。有的学生考上了清华大学等名校。

在村子的中心有两块醒目的招牌，一块是兴林珍稀苗木生产合作社，另一块是六绿苗木有限公司。我问公司种些什么苗木？有鸽子花、红豆杉、梭罗树、青钱柳、八月桂、槭树、鸭掌枫、红枫、银杏、野杜鹃、红花玉兰、大红月季、紫薇，其中有些是名贵花木，远销省内外。我忽然想起，这些读书的孩子何尝不是父母们精心栽培的名贵花木呢？

这是一栋传统的土家木房子，四扇三大间，但大门上了锁，坪子长了草，看样子，已经很久没人住了。村主任说：“这家人夫妻俩进城陪孙子上学去了。”我问：“这样的家庭多吗？”说：“不少。”不少家庭的老人陪孙子进城读书去了，他们或在县城或在州城，远的在省城。在城里租房子住，无疑加重了家庭的重担，但为了孩子的明天，为了追求好

的教学质量，他们就像那顽强的爬山虎，去城市坚硬的墙壁上寻找砖头的缝隙，把那根须扎进去。山区的孩子在生存环境方面没有什么优势，读书就成了改变人生命的唯一出路。

由于各种原因，我们村尊师重教的传统得以继续，经过几十年的培养，乡村父母们已经把送孩子读书作为一种追求、一种投资。这个村有人已经富起来了，但他们不会炫富，他们知道，真正富有的是孩子的学习，是知识。

村小学传来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，这是小山村里最美妙最动人的声音，每一个家长听了都干劲倍增。新盖的村委会是一栋二层的砖混楼房，和城市建筑比较起来显得简陋，但丝毫不减作为村庄灵魂的作用。村委会楼上有阅览室，有会议室，有办事窗口，门口有健身器材，有篮球场。晚上，一些村民会来跳广场舞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周围几个村的年轻人会聚集一起来打一场篮球赛。隔壁是村卫生室，有一间诊疗室、一间药房、一间病房。医生刘远军已经在村里安了家，他告诉我，这个卫生室现在还只有一个医生，承担着附近几个村的医务，一般的小病急病还能处理。他希望能再来一两个医生，再配几件诊疗器械。谈话中，我们知道刘医生的女儿考取了苏州大学的研究生，都快毕业了。我们向他祝贺，他的脸上露出一个父亲满意的微笑。

小山村海拔1200米，是避暑的胜地。现在正值暑假，很多学生、孩子和老人像候鸟一样从城市飞回来。他们带回了新的知识，带回了各种图书，也带回了玩具车，也就带回了新的生活方式，带回了欢闹、新奇，带回了许许多多关于外面世界的信息。

“美丽乡村”不只是村容村貌的美丽，更重要的是精神文明建设。琅琅的读书声，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。从大处讲，读书是一个民族复兴、持续发展最为基础、最为关键的力量。从小处讲，读书能给人增添智慧，使人身心愉悦，助人修身养德。对农民来说，送孩子们读书，就是天大的事情。

我美丽故乡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入快车道，这琅琅的读书声将是万山丛中最为悠扬的歌谣！

教：“我们小时候没得吃，只能把芋毛吞下去充饥。一粒粮食一粒汗呀，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”儿时的我和哥哥如啄米般地低头相信，并身体力行地执着于勤俭节约。上初中以后，哥哥对这种反复的说教有了质疑和反感，他在日记里写道：“父亲经常说他小时候吃芋毛，但从来没见过他吃过。即使吃过，在时代也已经不同了。如果照他的逻辑，他应该回到刀耕火种、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才对……”多少年过去，吃芋毛的故事仍然成为我们家的餐桌佐料。我每次提起，父亲只羞赧地笑，并不承认真的吃过。但他说，困难时期的确有人吃过的。在特殊年代，芋毛可充饥保命，这我必须坚信。

尽管对我们兄妹从小施以节俭教育，父亲的慷慨大方却是街坊邻居都知道的。彼时乡里有个叫“包子嘴”的乞丐，颇有些年岁了，没有家人，也从不说谎，长年住在一个破砖窑里，靠乞讨活命。此人只要来到我家，父亲总要给他盛上一大碗饭，桌上的菜，一样不少地给他添上。遇上煮了毛芋子，还要取几个放在他的布袋子里。“包子嘴”也聪明，平时在外面能讨到，决不到我家来，有点感恩的意思。但实在讨不到了，他来，就一定有他吃的。

说起来，芋头还助林则徐报了一“仇”呢。广州的英美德等国领事，用冰淇淋来招待林则徐，林则徐看到有气冒出，以为是热的，便用嘴吹了，好凉了再食，惹得领事们大笑。后来，林则徐宴请那些领事们吃饭，上了一道芋泥，颜色灰白，表面闪着油光，看上去没有一丝热气。领事以为是一道凉菜，用汤匙舀了就往嘴里送，被烫得哇哇乱叫。林则徐嘴里抱歉，说没想到他们原来不知道这“芋泥”外冷里烫，其实心里想必是偷偷暗笑。

而我喜欢煨芋子。打小无人教授，却每于烧火时，懂得取了芋子在灶膛里煨，火烧完了，芋子也熟了，兀自吃个满脸乌黑满嘴香。陆游有诗云：“地炉枯叶夜煨芋，竹笕泉泉灌蔬。”“栗炭煨芋魁，味美敌熊蹯。”看来煨芋远非我的独门绝技也。

我于石城县一所小学实习时，曾吃过一顿最回味无穷的芋饺。彼时我住校，周末，一群女学生携了芋子等食材来到学校。十一二岁，她们已谙熟了做芋饺所有的复杂程序。没有人提出过要求，孩子们只是要做，做给认为重要的人吃。后来我想，她们多么像田里的芋，毫不起眼地生长于沃野，可是只要你一想起，便觉得唇齿生香。

小城楚雄“过年的味道”至今依然很浓。

一进入腊月下旬，家乡的年味就很浓了。乡村里，就开始杀年猪，腌腊肉，装豆腐腐，家家户户屋檐下的架杆上吊满一串串豆腐腐。栽种山药的人家就开始挖掘山药，养鱼的人家就开始准备渔网，然后进城卖山药、土鸡和鱼。大人孩子都盼着过年，东西能卖个好价钱。无论平时有多难卖上好价钱，只要等到过年，这些东西都很好卖。过年了，大家都高兴，辛苦了一年，节俭了一年，买年货，大家都愿意慷慨奢侈一回，不太在乎价钱高低。卖年货的，也不再漫天要价。过年时，大家都忽然间和和气气、默契融洽了，相互客气尊重了，要价还价，都合理公平得很，显出过年的和谐吉祥、幸福美满。

等到腊月二十一、二日，在邻村沙溪村小学读书的孩子们也放假了，全都高高兴兴相约，挑着竹箩或者担水浇菜的桶，去邻村红土坡的山路边挖外白泥，挑回来，搅和成白泥浆，把屋子里里外外的土墙细细粉刷一新，让家里充满新鲜泥土的芳香气息。

然后，孩子们还会再次相约，背上小竹篮、小竹筐，或者挑起大人平日里挑粮食和蔬菜的竹箩竹筐，上山采摘新鲜的青松毛，以备过年时铺撒松毛席。一花篮饱满的碧绿鲜嫩的青松毛，就是一花篮饱满巨大的快乐，就是众多乡村孩子对新春新年的满满希冀。

过年时，铺撒青松毛，就是铺撒开一户户农家的快乐，就是铺撒开一户户农家对新春新年的希望。

此时，家乡漫山遍野山茶花就陆续盛开了，一朵朵红色的喜悦，一朵朵红色的春天，一朵朵红色的新鲜、浪漫和希望，就在山野里甜甜地笑，捉迷藏一样忽隐忽现，眨眼睛，摇头晃脑。去上学或者放学回家，我们往往会随手从山路边采摘几枝山茶花，赏玩一阵。过年前，我们上山采集青松毛，也会挑选最硕大浓密美丽的几枝山茶花，采摘下来，插在花篮松毛上面，背回家，装点农家瓦房小屋。简陋的农家小院，往往能够一下子温馨浪漫起来，诗意美丽起来，过年的味道，就很浓了。

家乡楚雄人过年，全都爱吃自家酿的甜白酒。大块吃甜白酒，大块吃腊肉火腿，大块吃鸡肉，快乐就与漫山遍野的山茶花一起盛开。因此，快过年时，家乡村村寨寨、家家户户就会开始准备酿甜白酒。用糯米饭拌酒曲盛装在陶罐，塞进青松毛堆里捂酿出来的甜白酒，就是一罐浓郁的香甜，一罐浓郁的过年的味道。甜白酒煮荷包蛋，煮汤圆，都很好吃。

过年时正好野橄欖成熟，经历隆冬寒露白霜的冻扎浸润，野橄欖变成了紫红色，家乡人叫它腊橄欖，也像家乡楚雄的腊肉一样醇厚深浓、腊香诱人。红红的腊橄欖，像一枚枚晶莹剔透的红玛瑙，十分可人。吃一枚腊橄欖，吃一碗甜白酒，沐浴一阵家乡温暖的阳光，多么惬意啊！

家乡的香橼，也是过年前成熟，金灿灿、圆溜溜，一个个硕大滚圆，挂满枝头，挂满乡间。香橼蘸着新鲜“冬蜂蜜”吃，温润鲜香、清甜清爽，口感极佳。

家乡的冬蜂蜜，是本地上蜂“中蜂”所采，采自秋天、冬天时家盛开的一种香料小花“野芭花”，因此这种蜜叫“野芭花蜜”。野芭花，一穗穗，指头一般长、一般大的毛茸茸的花穗，清香浓烈，富含蜜汁，深秋隆冬里上山，家乡的每一座山上都洋溢着浓烈的野芭花香，花开得欢快热烈，蜂飞蝶舞的，甚是热闹。

家乡过年，溢满了新鲜泥土的味道、白泥巴的味道、青松毛的味道、山茶花的味道，都是充满希望的味道。

当然，过年时最少不了的是贴喜庆吉祥的春联，放欢快开心的炮仗。年年如此，家家户户如此。

无论是任什么样的房子，瓦房也好，砖房也好，平房也好，双拼、联排、别墅也好，陋室也好，豪宅也好，过年前，必定家家户户早早准备好许多副漂亮的春联，准备好几封甚至几十封长长的炮仗，一捆捆礼花。吃年夜饭，家里的男人们就负责贴对联，孩子们就放炮仗。噼里啪啦，炮仗声欢快传遍乡野，除旧岁迎新春，新的一年，新的起点，新的希望。满村庄、满乡间、满小城，都是红红的对联、红红的门神、红红的烟花炮仗皮，于是村村寨寨、家家户户门口透出节日喜庆的气氛。

一封封长长的炮仗，每一封两百响的、五百响的、一千头的、两千头的，甚至上万头的，像红红的、长长的欢快彩带一样挂在树上放，像长龙一样蜿蜒在路上放。一捆捆的礼花，大的、小的、大地多、满天星，由着小孩子们高兴和性子放，把乡间、新农村的夜空绽放成绚丽多彩的夜天。

儿时是改革开放前，城乡人家皆贫穷，那时我们村过年贴春联还很艰难，炸炮仗更是奢侈。一般人过年只舍得买一封一百响(一百头)的炮仗，勉强应景，应节应气。买回家以后，必定要紧紧藏着，深怕小孩子们提前偷偷地一颗一颗摘下来燃放，到了大年三十吃年夜饭前，才舍得拿出来燃放。但是，禁不住好奇，禁不住燃放炮仗的快乐诱惑，很多人家的孩子往往会在大人们买回来炮仗以后，无论大人们收藏得多严实秘密，都会千方百计找到，每天偷偷摘下几颗来，拿到村路上或者上学路上燃放，跟其他孩子炫耀一番。等到炮仗只剩下了几十颗，稀稀拉拉、零零星星了，孩子们也就不敢再偷了。这样，等到过年的时候，大人们拿出炮仗来燃放时，一封一二百头的炮仗，往往都只剩下了寥寥的几十颗。

因为炮仗爆开的是喜庆吉祥、欢快开心，而那时的农家又大多买不起，我们小孩就盼望着早点过到冬季。冬季村里往往会有人家办喜事，就会燃放炮仗。我们小孩就可以趁着炮仗刚刚燃放完的一瞬间，冲进弥漫的硝烟和延迟爆炸的炮仗堆里抢夺“瞎炮仗”。那时候，就要考验准的反应快，得眼疾手快、判断准确了。有时候，一枚“瞎炮仗”抢夺到手，却突然在手里爆炸开，可怜孩子的小手，就要被炸得麻麻的了。那个年代，不要说我们孩子，许多成年男人也都会趁着村里人家办喜事的机会，冲进弥漫的硝烟里抢夺“瞎炮仗”。

那时过年，乡间村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都只舍得花钱买一副对联，贴在院外大门上，或者贴在堂屋门上，亮一亮门面而已。现在无论城乡人家，都是买许多对联，过年时见门就贴。

在老家村里过年，一到大年三十或者二十九的下午，母亲就会安排父亲、弟弟和我，去山地里挖山药，去鱼塘里捞鱼。然后，满怀对新年的希冀、憧憬，齐齐整整贴上新对联。上联下联，左看右看，父亲、弟弟和我都很高兴，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做饭，也很快乐。

家乡人过年，都要铺撒青松毛席，吃年夜饭。盛饭菜的碗盘，直接摆放在碧绿清香的青松毛席上，全家人团团圆圆，席地而坐，在充满春天气息的鲜绿和青松毛香里，温馨温暖、幸福快乐地吃年夜饭，看春晚。



□余继聪(彝族)

家乡的年味

